

交大人話校慶

■ 採訪：李淑芬

「交大一百歲了耶!!」

看過電影『春風化雨』的人，一定會深深被劇中真摯的師生情誼所吸引，感動不已；而迴繞在主人翁周圍的教室、校園、朗誦禁忌詩文的洞穴、甚至黑暗中的燭火，更是不斷牽動觀眾的思緒。的確，每個人在生命的歷程中，總免不了會迷失、困頓，幸好有許多像『春風化雨』中的老師，總是扮演船長(CAPTAIN)的角色，儘量協助每個人找到心中的燈塔。聚集了許許多多"CAPTAIN"的交通大學，不管是在彼岸的唐山、北京、上海，或是今天在台灣的交大，總是像一艘大船般，排除一切的激流、風浪，不斷帶領年輕學子拼命划槳、前進、再前進，更成為許多人精神依靠的所在。驀然回首，「一百年的歲月」已為交大畫下第一個無暇的句點。

念過交大研究所、前前後後在交大待過將近二十八個年頭的交大資深教授——祁牲教授，談起最初的校慶，「那時學校人數相當少，學生總共不過四十人左右，每每到校慶，校友都會攜家帶眷、扶老攜幼，校友人數往往是學生的幾十倍...」恍若進入時光的隧道裡，祁教授接著說，「那時還有所謂的返校火車的專車，以接送校友回校參加活動；除此外，更在台北舉辦大型的晚會，有表演、舞會，由電視台名節目主持人擔任主持的工作。」總體而言，此時的校慶活動，緊密結合大陸交大的老校友與台灣交大的學生，小小的交大就像一個大家庭般，溫馨、融洽、和諧是最大的特點；而老校友對交大的支持與照顧，更是日後交大能在風城繼續發展的源頭。後來蔣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時，倡導儉樸的社會風氣，校友會才因配合推行，取消了校慶大型的晚會慶祝。

「民國六十四年時，我大一，那年的校慶讓我印象最深刻。」大學與研究所都在交大度過、現為交大電子工程所教授的黃遠東教授，一向是交大各項活動與運動比賽中的活躍人物。黃教授神采飛揚的表示，那年校慶他們已經一切準備就緒、正興高采烈地等待校慶的活動，沒想到先總統蔣介石先生突然過世，導致一切的慶祝活動完全取消；所有準備好的園遊會要賣的東西，只好以賤價拋售，且不得不搬到宿舍內，以「五毛錢隨意吃」的方式，以饗同學。

「校慶還有拋繡球活動??」，怎麼樣，夠炫吧!黃遠東教授沉浸在記憶中說，「當學校擴展到光復校區後，校慶活動增加了『拋繡球』這個項目，吸引許多的交大學生熱烈參與。.....」「甚至還有台大、清大的女生共襄盛舉，更帶動活動的熱絡氣氛...」「繡球活動舉辦地點——中正堂前門庭若市，熱鬧無比...」打開話匣子，黃教授滔滔湧出的話語、及臉上的笑容，使黃教授看起來年輕許多，筆者似乎也感染了那種

興奮的氣氛，好希望今年的校慶也有拋繡球的活動。

典型的交大學子、現任交大電機資訊院院長的魏哲和教授，則笑著說，「我們過去在校慶之時，總是一行人浩浩蕩蕩到火車站，迎接搭乘返校專車回交大的校友們，火車返校專車停掉後，一度又改以客運返校專車代替，且持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。」由此可見交大校友對學校的向心力，及交大學生與校友間濃濃的情感。聽到魏教授的話，黃遠東教授心有戚戚，接著說，「我的一位大學同學，原本打著如意算盤，想說搭此便車，可省掉從台北至新竹間的車錢；沒想到一上車，面對學弟妹的"募捐以贊助學校經費"活動，所捐的錢反而是車錢的好幾十倍。」所以有人稱返校專車為捐款專車，實在不為過；「後來這位同學還不斷捐錢給學校，並常督促過去的老同學共襄盛舉。」由此可看出早期校友對學校的貢獻，真的是盡心盡力，有錢的出錢、有力的出力。交大能夠有今天，老校友實在功不可沒。

談起過去的校慶，魏哲和教授與黃遠東教授，彷彿有談不完的話題，兩人間總是一個話題還未斷，另一個話題又被激起，而引發熱烈的討論。彼此間或是點頭、或是笑聲不斷、或是會意的淡笑、或是交換感想、或低頭沉思、或回想過去，看來這個時期的交大校慶規模雖小，卻上上下下團結無比，也凝聚了校友與在校學生間的情誼。

「那時校慶的運動場地，別無選擇的，當然是位在博愛校區的那個運動場。由於那個運動場是屬於狹長型的，全長不到四百公尺，轉彎處突然陡起，非常難跑；再加上跑道鋪設不是很好，經常有突起的石頭。所以運動員一個不小心，就有可能會跌倒，要跑好更是必須要有過人的能耐。」黃遠東教授想起當時校慶的運動比賽場地；不過儘管場地如此惡劣，並不會影響全校師生與老校友的參與熱誠，全校更是瀰漫著溫馨、熱鬧的校慶氣氛。黃遠東教授進一步指出，當時校園裡的運動風氣如此盛，跟當時的郭南宏校長重視學生的運動、課外活動有很直接的關係。因為每每有學生的運動



熱鬧的拋繡球活動。

薄海騰歡賀校慶

100 YEARS

比賽或課外活動舉行時，郭校長經常會到場觀賽、為學生加油打氣，甚至親自下場。熱愛課外活動、運動比賽的黃教授透露，他自己就是因為非常喜歡交大這種競爭中不失和諧、且師生良好的互動氣氛。所以才立下決心將來要走學術路線、選擇以「為人師表」的角色，繼續留在母校服務。

除了老校友、交大老師與學生、及交大校友與師生的眷屬，這個時期的交大校慶場地、園遊會會場、各系所所在，還經常出現一群身穿綠色軍衣、頭戴綠帽的神秘怪客。究竟這群神秘怪客是誰呢？原來這群神秘怪客就是剛從交大畢業、正在軍中服役的交大學生，因為趕回來參加校慶，還來不及回家更換衣服、或把軍服脫下，就直接到交大報到了。他們對交大的忠貞不二，實在沒話說。

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的交大校慶，學校人數少、系所少、空間集中在博愛校區裡、加上大陸老校友與眷屬的熱烈參與，使得交大好像一個大家庭，雖然空間不是很充裕，一家人卻像擠在一個溫暖的小窩中。在交大校園裡走著走著就會遇見認識的人；就算不認識或不熟悉，也會因此而認識或得知有這一號人物。交通的不方便造成返校專車的產生，卻因而使許多人有碰面相識的機會，另外交大學生親自到火車站、車站去迎接校友們，更加深彼此的維繫，也許是那樣的年代造成那樣的情，那樣的關係。但可肯定的是，這樣的關係使得交大人即使在畢業後，依舊很團結，並累積了化不開的濃濃情誼。

九十年代的今天，交大已經堂堂正正步入一百週年的校慶了。

在台灣的交大已經從博愛校區，擴展至光復校區，學生人數與系所數大幅成長，交通的方便使得返校專車已沒有存在的必要。空間變大、人數大幅增加、活動增多、系所增加與分散的結果，校友與師生的連繫、碰面機會，跟過去相比，「到處都是認識的人」的情況可能已不復見。黃遠東教授就指出，前兩年他們班號召了在台同學一大群人要回來參加校慶活動，可惜的是由於校區太大、系所增加很多，活動太分散，距離又遠，以致能參與的活動有限，聽說許多人未能如願見面。但相信基於大家對交大一致的感情，這樣的遺憾還是可以避免的。就像同一家人雖然分住世界各地，只要有心，依然可緊密維繫在一塊兒。希望不單單是一百年、往後的兩百年、甚至永永久久，交大的校慶都是維繫交大人心的時刻。

黃遠東學長（左後立者）與父母合攝於民國六十五年母校八十週年校慶園遊會會場。右後立者為莊榮宏學長，現為資工系教授。

